



人间佛教
思想文库

楼宇烈 学诚
主编

隆根卷

【新加坡】
惟俨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人间佛教
思想文库

楼宇烈 学诚
主编

隆根卷

惟严 编
【新加坡】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隆根卷 / 惟俨编 ; 楼宇烈 , 学诚主编 .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017.6
(人间佛教思想文库)

ISBN 978-7-5188-0398-9

I . ① 隆 … II . ① 惟 … ② 楼 … ③ 学 … III . ① 佛教 — 中国 — 文集 IV . ①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3494 号

人间佛教思想文库

隆根卷

[新加坡] 惟俨 编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 (发行部) 64095265 (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志宏

特约编辑：超 闻

装帧设计：刘一显

版式设计：武俊东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1.5 印张 250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0398-9

定 价：86.00 元

总序

“多元一体、并行不悖”的人间佛教史观

“人间佛教”自太虚大师等倡导以来，经过近百年的探讨、实践和弘扬，已经获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赞许和认同，成为当今全世界汉传佛教界共同举扬的旗帜，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与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宝贵的智慧结晶”。“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涉及对佛陀本怀的准确把握和对佛教弘传历史、佛教现状的清醒反思，更需要对现代文明乃至未来社会的特质、走向的深刻洞察，“人间佛教”的提倡、实践与弘扬是当代全球汉传佛教界的“集体智慧结晶”。因此，梳理“人间佛教”的内涵与发展，深化“人间佛教”的思想，这是佛教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共同命题。

一、“人间佛教”是百年汉传佛教的集体智慧结晶

“人间佛教”始倡于太虚大师，是在佛法契理契机原则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汉传佛教“非人间”的弊病之纠治，其前提，是对明清汉传佛教积弊和教界衰朽现状的揭露与批判。1933年10月，太虚大师在汉口市商会做《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演讲，明确提出“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而建设人间成为“人间净土”，则是人间佛教的现实落足点。1934年1月由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期刊《海潮音》杂志特地出版了“人间佛教”专号，刊登了此文，至此，“人间佛教”广为人知，已趋成熟，成为了中国佛教界继承传统、别开生面的一股新思潮，获得广大佛教徒和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烈赞同，正式拉开了现代化佛教复兴的帷幕。太虚大师在大量的讲演、著述中，分析了时代思潮和人心趋向，从判教、经典体系、修行之道、防治偏弊等多个方面，建构起人间佛教的理论体系。

太虚大师于1944年在汉藏教理院作《人生佛教开题》时，提出“人生佛教”的目的及其效果有四种：一、人生改善，即行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以佛法从事社会经济、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国际交流，以佛法融摄科学、哲学、儒学等，达成改善个体的人生与人间社会；二、后世增胜，根据业力轮回原理，修十善业及诸禅定而上生天界，持佛号而往生净土，这样可含摄净土信仰与密教信仰乃至其他宗教；三、生死解脱，这是佛法不共世间之教法，断除生死烦恼而脱离轮回之苦；四、法界圆明，即修习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生菩提心与大悲心，修行无尽福德与般若，断尽所有烦恼习气，最终圆明法界而融通无碍。因此，“人生佛教”是包含了全部佛法的目的与效果，以前三层为方便，以法界圆明的佛果最究竟。

太虚大师由此总结说：“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从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学修菩萨胜行，而隐摄天乘、二乘在菩萨中，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即人即菩萨而进至于成佛，是人生佛教之不共行果也。”所以，“人生佛教”是以“人生”为基础，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其“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而以菩萨修行成佛为最终价值取向。佛法对提升人生的道德、智慧、素质具有独特的意义，这是人间佛教的自觉、自利义；同时，“人间佛教”要展开对“人”的教化，以人间为教化对象，在人间弘法，通过教化活动在人间实现“人间净土”，即建设心灵净化、道德高尚的人间社会，这是“人间佛教”的觉他、利他义。由此反观太虚大师所讲的人生佛教四种目的，可知“人间佛教”是佛陀精神的弘扬与回归，直接继承了原始佛教以人为本的思想，立足于佛陀教化世间的根本精神，对传统佛教作出了契合时代的解读。太虚大师的四句偈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正是道出了人间佛教的真谛。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人间佛教”已经在佛教界和社会上颇有影响。法舫在暹罗讲说人间佛教，撰有《依圣言量来建设人间佛教》等文。印顺法师（1906—2005）首先总结整理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编写了《太虚大师全书》，其后，更在理论上对人间佛教思想基础加以进一步地夯实，丰富了太虚大师首创的人间佛教理论构建。印顺法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提

到：一、人间佛教“论题核心”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修菩萨行，由修菩萨行圆满而成佛”；二、人间佛教“理论原则”是“法与律合一”；三、人间佛教的“时代倾向”为少壮青年，这并非老人不能学菩萨行，而是当今时代应重视少壮青年的皈信。

1938年，竺摩法师（1913—2002）赴港澳弘法前，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革新思想出发，强调佛教要关怀社会，积极维护佛教的优良传统与救世形象，自觉推展太虚的佛教革新思想，其比较突出的人间佛教主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积极关怀社会；二、立下护法救教的宏愿；三、具有新僧制的自觉，由此吹响了近代以来南洋佛教复兴的号角。1948年，慈航法师（1893—1954）应台湾中坜圆光寺释妙果之邀至台湾，继承太虚大师未竟的佛教革新之志，提出挽救传统佛教的危机，要靠兴办教育、文化与慈善事业“三大救命环”，开启了台湾佛教发展的新局面。随后白圣法师、星云法师、圣严法师、证严法师等纷纷相继而起，纷纷依人间佛教精神结合时代特性而别有一番创建，当今台湾佛教新“四大道场”的崛起即是实证。另外，演培法师、隆根法师在新加坡，仁俊法师在美国，一直致力弘扬“人间佛教”，让“人间佛教”成为全世界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基本模式。

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朴初老居士、巨赞法师、正果法师、传印法师、净慧法师、惟贤法师、茗山法师等继承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契合时机，相继提出了新的创见。1947年，太虚大师圆寂之前，在上海玉佛寺将自己著的《人生佛教》一书赠与赵朴初居士（1907—2000），表达了对赵朴老的寄托与期待。1981年，随着党的宗教政策正式得到落实，赵朴老特撰《佛教知识答问》，其第五章的最后部分即为“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开启了大陆佛教在“文革”后对“人间佛教的正式倡导”。1983年，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做《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总结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工作，提出了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并依次提出了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指导方针，将弘扬“人间佛教”置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地位，“人间佛教”思想由此在中国佛教现实社会生活各层面得以深入贯彻。

正果法师（1913—1987）是太虚大师的高足，早年受过严格的佛学教育，

晚年的正果法师同赵朴老一道提倡人间佛教，并对人间佛教在当代大陆的传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曾撰写一些有关人间佛教的文章，如《人间佛教寄语》等发表在《法音》杂志上，指出“人”是最宝贵的，人身难得，在三界中，只有人最容易修道成佛。

茗山法师（1914—2001）是焦山佛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后考入太虚大师为院长的武昌世界佛学院高级研究班深造，得益于大师的熏陶和举荐，是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积极推崇者、继承者和弘扬者。

净慧法师（1933—2013）创立“生活禅”，开拓了“人间佛教”的内涵。他提倡生活禅，他在《生活禅钥》中说：“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熔铸以后产生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精神，还其灵动活泼的天机，在人间的现实生活中运用禅的方法，解除现代人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烦恼和心理障碍，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物质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圆满，感情生活更纯洁，人际关系更和谐，社会生活更祥和，从而使我们趋向智慧的人生，圆满的人生。”他阐扬了人间佛教文化，同时也是一位创造力极为旺盛的禅师、学僧、诗人，他主持整理、出版了大量佛教典籍，创办多种刊物，撰写了一系列阐扬禅学的著作和诗作，对中国佛教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惟贤法师（1920—2013）自十六岁考入汉藏教理院起，先后亲近太虚大师达十年之久。太虚大师以其睿智和悲愿，犹如浊世明灯，所提倡的人生佛教思想，成为近现代及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和路标，可谓开启佛教现代化的第一人。惟贤法师在汉藏教理院求学五年，得以直接亲近太虚大师，亲承太虚大师耳提面命的教导和教诫。在汉藏教理院毕业后，追随雪松法师去了开县大觉寺，从事弘法教育工作，但仍保持与太虚大师的书信往来，请问法益。只要有机会到重庆时，他都亲往拜谒太虚大师，太虚大师也关切地接待这位内心器重的学生，鼓励他坚定信念，弘法利生。在惟贤法师亲近太虚大师的十年时间里，深刻地领会到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精义。因此，惟贤法师一生，都以弘扬和践行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为己任。

因此，“人间佛教”在太虚大师倡导之后，是全世界汉传佛教界一致认同的主导思想，也是现代佛教的基本模式，更是百年汉传佛教界的集体智慧结晶。今天，我们在探讨“人间佛教”时，既不能忘怀太虚大师首倡之功，

也要深刻地体认后辈等继承、弘扬之功不可没。

二、“人间佛教”是多元一体、并行不悖的道路

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既是他本人的“未竟事业”，也是当代汉传佛教界的“未竟事业”。太虚大师之后“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道路，皆有与其一致的层面，更有丰富发展的一面。

传统中国佛教的发展，在思想上要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教文化兼容，在信仰上要与“礼”文化融合，在制度上必须获得王权的接纳，在传播上必须得到社会的包容与护持，在经济上则要有蓬勃的经济发展作为支撑，从汉魏两晋南北朝至唐宋之间，使佛教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土地经济、中央集权制、礼制、儒道思想等构成传统中国佛教的“根机”与“背景”。但是，“人间佛教”的产生与传统中国佛教有绝然的不同，即“现代性”的背景。“人间佛教”是当时太虚大师等面对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冲击，以契理契机为原则，通过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诠释，以深掘佛教传统中的内涵价值，使其与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接榫，从而真正完成佛教价值系统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即佛教的现代化。其中一个关键之处，是如何在佛陀遗教乃至中国佛教传统中为作为现代文明之基本标志的科学和民主找到内在的根据。

太虚大师依据佛法契机契理的原则，指出随着近代以来社会迅猛的发展，虽然各民族、各国还保持着其自身特色，但总体而言，现代人已经逐渐拥有了共同而普遍的思想文化基础，其内容主要有“三事”：其一，现实的人生化；其二，证据的科学化；其三，组织的群众化。因此，要“施设现代契机时机之佛学”，必须考虑到成为世界普遍的思想文化之要素的“三事”。太虚法师根据这“三事”之大势，提出了“人生佛学”的宗旨：

其一，人生性、世间性：即以人类为中心，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目标，建立新佛教：“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但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机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机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

其二，利他性：以悲智双运、普利众生的大乘佛教为对机佛学：“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

其三，科学性：科学技术是现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推动力：“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法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经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

印顺法师则在《人间佛教绪言》中明确地指出：“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提出的根据，“现在所揭示的人间佛教，既重契机，又重契理。就契机方面说：注重人间正行，是最适合现代的需要，而中国又素来重视人事。……人间佛教不但契应时机，更是契合于佛法的深义，大家应努力来弘扬！”由此可知，“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现代性”是最重要的“根机”与“背景”。

因此，太虚大师之后，无论是印顺法师、东初法师、圣严法师，还是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净慧法师等，都是依“契理契机”原则与方法，从而对“现代性”处境的回应。契理契机作为方法论，佛陀本怀作为内在根据，中国佛教作为思想资源（印顺法师例外），“现代性”作为根机和背景，这些都是“人间佛教”一以贯之的“道”，这是“一体”；而百年人间佛教的弘扬者，大陆的巨赞法师、茗山法师、正果法师、惟贤法师、净慧法师；香港、台湾的慈航法师、印顺法师、东初法师、圣严法师、觉光法师；东南亚的竺摩法师、演培法师、隆根法师，美国的仁俊法师等，则是“多元”的，皆是“人间佛教”并行不悖的道路实践者。

这些“多元”的人间佛教弘扬者，既有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更有不同时空背景的时代回应，但都在“人间佛教”“一体”旗帜下的创造性诠释与实践。1940年秋，如大陆的巨赞法师（1908—1984）在广西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适时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口号，希望以此作为新佛教运动具体实施目标，甚至还“想应用生产化、学术化的原则，组织一个实验丛林，为全国佛教界之倡”。圣严法师（1931—2009）提倡“心

灵环保”、净慧法师的“生活禅”，都是对“人间佛教”的升华与实践。

“现代性”既是“人间佛教”的背景，更是教化的根机。“人间佛教”的提倡者基本是在接受现代性原则的条件下来进行自己的论述，在佛陀遗教乃至中国佛教去发现符合现代性的结构资源，如引用“诸佛出于人”“佛法在世间”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在现代性的结构背后去寻找佛教的宗教性的意义资源。这就需要在弘扬“人间佛教”从超越人类的高度，冷静审视人类，既肯认人道的殊胜，提示人类的自性潜能，又毫不留情地揭露人身缺陷、人类社会的弊病，而且直指造成缺陷弊病的根源在于人心所起的烦恼，开出根治的处方。因此，不同时代的“现代性”展开是完全不同的，则需要“人间佛教”提倡者进行不同的回应，如赵朴初居士在1996年“中日韩三国佛教会议”上说：

当今时代，人类在取得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空前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忧患，例如：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战威胁，等等。不应当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裕，而应当归咎于人类自身的不完善。人类忽视了自身的建设，致使人的精神素质远不能适应和把握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方向。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只有在精神品格高度完善的人的自觉指导下，才能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否则，它会异化成一种驱役乃至毁灭人类的恐怖力量。因此，在未来的世纪，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将主要取决于人类精神品格的自我完善。在这方面，佛教有自己独具的优势，一方面能给人类提供一种精神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总持人类文化、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智慧和方便。

“人间佛教”对“现代性”既有现代化转型的背景反思，更是提供文明走向，谐调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这也是人间佛教肩负的伟大文化使命。

在“多元一体、并行不悖”的人间佛教史观上，要对“人间佛教”的正统性谱系观念保持警惕。因为中国佛教一向有追求正统性谱系的传统，北宋

佛教在儒家道统的刺激下，开始建构隋唐宗派佛教的观念。民国以来，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受到日本佛教宗派观念的影响，更强化了宗派佛教的谱系观念。在这种正统的谱系观念刺激下，人们很容易在“求真”、回归原始的冲动下，对“人间佛教”产生正统性的意欲，而忘记了“现代性”的背景与根机。“人间佛教”是太虚大师的“未竟之志”，如何处理人间佛教与中国传统佛教的关系，或者说，如何通过“人间佛教”理论引导中国佛教原有的宗派适应、关怀现代社会？同时，“人间佛教”的实践需要非常良好的制度建设，也是太虚大师觉得自己的失败之处。正如他在《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上说：“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与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与制度。”因此，“人间佛教”的发展正是完成太虚大师的“未竟之志”，是每一位弘扬者的“未竟事业”。

在这样的人间佛教史观下，既不能以太虚大师的思想与制度设想，否定后来者的创新与努力；更不能以后来者的成就与影响，否定与削减太虚大师对“人间佛教”的首倡之功。同时也可以说，“人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发展，不是哪个个人的专利。所以，人间佛教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因此，有关“人间佛教”的讨论要重视“多元一体、并行不悖”的历史图景，这就要求针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时机与场合彰显人间佛教的不同侧面。针对具有一定佛学和修持基础造诣的对象，可以强调“多元”或“异”；针对普通大众，在公共场合，尤其是互联网上，要强调“一体”或“同”；在实践上，如佛教适应、关怀现代社会的途径要“多元”，在探讨理论内核乃至伦理规范上要“一体”。正如净慧法师所说：“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僧俗大德将佛教逐步推向现代化的洪流，强调人间佛教的理念，指明佛教在当今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任务至今尚未完成，目前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及所有关心佛教命运的人还在不断地致力于佛教现代化的工作。人间佛教的理念是佛教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想。我们提出生活禅、举办生活禅夏令营，围绕人间佛教的理念，旨在探索佛教在现代生活环境中的实践方法以及与社会沟通适应的方式。”^①这样，才能推动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的丰富发展。

^① 《在第九届生活禅夏令营开营式上的讲话》。

三、编辑《人间佛教思想文库》的时代意义

纵观当今，我们面临着比太虚大师等前辈先贤更加复杂的“现代性”样态。现实是无法回避的，面对、反思、行动是最好的选择。太虚大师首倡以来，经无数近现代高僧大德实践探索出的精神遗产——“人间佛教”，仍然成为新时期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的旗帜与道路。而我们发动整理这些人间佛教探索道路上的高僧大德之行事、理论思想与实践经验，既要为现当代人间佛教的内涵提供丰富的范例，更为怎样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提供丰富的参考素材，为未来佛教界的发展提供借鉴的经验。

同时，这些参与《人间佛教思想文库》的整理者，绝大部分便是亲身受教于这些高僧大僧，如宗性法师负责编辑《惟贤卷》，明海法师负责《净慧卷》，惟俨法师负责《隆根卷》；或者长期研究近现代佛教，对“人间佛教”有思想的观察，如邓子美教授负责《太虚卷》，黄夏年教授负责《巨赞卷》等。因此，整理与编辑、出版的过程，便是对“人间佛教”的实践与弘扬。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时代的变迁，编委会对某些涉及政治、国家的用语酌情进行了处理。

所以，编辑《人间佛教思想文库》，综合呈现百年“人间佛教”丰富的内涵与实践经验，充分体现了“人间佛教”的思想脉络，正是将“多元一体、并行不悖”的人间佛教史观化为现实，将百年来“人间佛教”的思想成果介绍给当代佛教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这对于重新梳理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与源流，总结人间佛教实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中国佛教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落实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的佛教继续中国化的要求，加强佛教思想建设，创新“人间佛教”的理论、实践和未来发展道路，使当代中国佛教更好适应社会、服务社会，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而有必要的工作。这是在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之际、赵朴初居士诞辰110周年、杨仁山居士诞辰180周年之际，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人间佛教思想文库》编委会

2017年3月17日

导 言

矢志人间佛教 慧炬照耀星洲^①

一、法师生平

隆根法师（以下简称“法师”）（1921—2011），俗姓吕，1921年农历正月初四日，生于江苏省泰县陈家沟，父吕公金馀，母颜氏。法师在襁褓中，慈母因病去世。法师年少时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因自幼体弱多病，外祖父母等长辈于广济庵许愿，倘至十岁，当入佛门，出家为僧。法师十岁依志祥和尚剃度出家，号莲庆，号隆根。依曾师祖三乘老人，演唱梵呗，研习经教。1938年，三乘老人示寂，师祖守培上人回庵奔丧，故侍学三年，日有所益。1942年，于南京宝华山圆受具戒。戒期圆满，受守培上人之教，前往上海玉佛寺佛学院受学，依震华、超尘、守培等诸公，研习三藏，旁涉文史。1946年，太虚大师驻锡静安寺，师欲入武昌佛学院受学，亲蒙大师应允。是年夏，入学武院，依苇航、智定、映平、世光等诸公，研习唯识、俱舍、教观纲宗等，任院庶务，任劳任怨。有缘亲近印顺导师，亲闻摄大乘论纲要。

1947年，战事纷起，太虚大师圆寂于上海玉佛寺，武院停课，时乱内安，法运凋零，师于是南下广州，挂褡维新佛学社、六榕寺。法师承法舫上人之助，行脚香港，先后挂单荃湾鹿野苑、东普陀寺和大屿山宝莲寺等，达八年之久。法师驻港之期，精进熏修，亲闻经教，著述刊文，编辑《无尽灯》。1953年，因继演培、续明二师之职，继校对《太虚大师全书》，故移居出岫轩。《全书》之出版，法师功不可没。

① 即今新加坡。

1956年，法师应台北善导寺悟一法师之召，前往台湾，为寺执事。法师受印顺导师之请，主编《海潮音》，于福严精舍随众听闻导师法教。法师在台期间，拜访缁素大德，教唱梵呗，广作音声佛事。后应演培法师之请，任善导寺监院，筹建太虚图书馆，于1960年6月开幕落成。

1960年7月，应马来西亚本道法师之聘，前往编辑《演本法师遗著》，故飞抵槟榔屿。全马佛教总会主席竺摩法师、副主席本道法师以及诸山长老，对法师南来，欢欣雀跃。法师住洪福寺，常应各道场之请，讲经弘法，传唱梵呗，引导信徒。1961年7月，法师应众推，任雪兰莪州佛教分会主席；后应选为马来西亚佛教会弘法主任，主编《无尽灯》，故移住观音寺。法师不负众望，举办讲座，于当地报纸出版《觉音》佛学副刊，慧灯常炬，法轮常转。1962年8月，马来西亚佛总组织中南马弘法团，法师与金明、金星、寂晃等法师赴中南马弘化，弘法愿深，法音远播。1963年，法师鉴于马国佛书流通之不畅，故商请竺摩等三法师，创设佛学书局。新马唯一佛学书局，乃法师之首创。

1964年，法师受演培法师之邀，任灵峰菩提学院信托。法师故总揽佛学书局之全股，搬迁至新加坡，更名为南洋佛学书局，续弘佛教文化，供研修之需，不同语文者普蒙佛化，文字妙辩悉弘，引导佛教青年，消除佛门难容之感。法师经营书局，并任教于女子佛学院。1969年初，菩提学院重建，易名为灵山般若讲堂，印顺导师主持说法开光，道场清净庄严。法师以书局、讲堂诸事已趋安定，故于元月18日于莲山双林寺掩关自省。于关中，法师不忘佛教文化之事业，仍主编《南洋佛学》月刊数月；录唱梵呗，传播清音；评论时事，维护正教；阅藏百册，著述近十万字。三年期满，于1972年元月出关，续营佛学书局。法师宿志好学，凡有耆宿同参前来新地讲经弘法，皆前往听法护持，导游供养，具财法二施。法师重故人情谊，1973年6月，智通法师在槟城洪福寺示寂，特飞抵槟城，念佛回向。1977年8月，金马化三宝万佛寺住持本道老法师八十寿诞，印顺导师为得戒和尚，法师为陪堂。1979年11月，法师继演培法师为灵峰般若讲堂住持，此后长住讲堂，弘法度生。1980年，印顺导师为自度庵主持开光，导师驻锡般若讲堂，与法师话旧。1981年，法师不辞辛苦，回江苏泰县礼祖。1984年6月，法师应常凯法师之请，任《南洋佛教》月刊社长；是年11月，菲律宾大乘信愿寺住持瑞今老和尚

八秩寿诞，开坛传授三坛大戒，请法师担任陪堂师兼维那。1988年，法师任新加坡佛教总会总务主任，提案开办佛学班、举办佛学讲座、兴建佛教会所等，后一一得以实施，可谓高瞻远瞩。1990年，法师古稀之年，辞谢佛教施诊所中文秘书、文殊中学董事会中文秘书、佛教总会弘法主任等职，欲晚年静修。因常凯、宏船二老相续归西，法师自担新地佛教领导之责。1992年7月，任新加坡佛教施诊所第十六届董事会主席。1994年5月，法师任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同年7月，任新加坡佛教总会第二十四届执监委员会主席，法师呼吁新地四众弟子为发展整体佛教，贡献力量，支持教会，在教育、文化、慈善、宣传等四大事业，推动建设，庄严国土。法师牵念佛总会所建设，举办水陆大斋、义卖、千人素宴、义演等；1998年2月，灵峰般若讲堂庆祝重建落成三十周年，所收贺仪亦悉数捐献建会所基金，不舍整体佛教。1999年12月，佛总于文殊中学举办传授在家五戒与菩萨戒法会，法师为戒和尚。法师蝉联任佛总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执监委员会主席，为新加坡佛教贡献良多，为整体佛教发展竭尽全力。2000年，佛总接手南洋佛学书局，法师亦少憾矣！

法师之一生，辗转弘法于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及马来西亚，最后定居新加坡。法师之学，受学于守培、太虚、印顺等教界泰斗；法师之功，继演培、常凯、宏船等耆宿；法师之志，归教育、文化、弘法等事业；法师之愿，筹建佛总会所为晚年最大心愿。法师著述颇丰，撰《佛学通解》《圣僧掌故》《佛教评议集》《善生经讲记》《无声话集》《无声话续集》《无声话三集》《唐僧玄奘大师生年之研究》《发扬人性的佛教》《游访文集增订本》等，法师自编为《隆根法师全集》，贝叶相传，慧灯无尽。

二、践行人间佛教

佛教讲六道，每道皆有佛法，为何独称“人间佛教”。人生（间）佛教，自太虚大师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佛法弘传者们的关心，原因有二：一、在理上，如何确立“人间佛教”的神圣性；二、在事上，大乘佛教讲，不离世间；当下弘传者又该如何选择，才能建立人间净土。

法师自入读上海佛学院以来，得以亲近太虚大师，接触“人间佛教思想”并实践“人间佛教”。法师用其一生，践行着人间佛教，涵盖着教育、文化、组织、宣传等方面；并在其著书立说中，阐明“人间佛教”的大意。^①

法师在《从佛陀建教说到兴教救国》一文中说：

佛陀是人间的大觉者，因人间的浊恶而出家，由出家而觉悟人间的真理——缘起性空，体知浊恶的本源——情爱系缚，于是建立人间佛教，从事净化人间，解脱人类的生死系缚，务使人间的浊恶，成为清凉自在的乐土，这是佛陀建立人间佛教的目的。所以依人间而建立的佛教，不离人间而存在，佛教在人间流通，使浊恶的人间不断地净化，即是佛教的贡献，为佛教利世的大用。^②

法师还说：“释尊创建的佛教，是人生的，故不离人间而存在，也因此，释尊的遗教，一直流传人间。”^③此两文明确了人间佛教的定义，以及建立人间佛教意义。

法师在校勘《太虚大师全书》时，写下了《学习太虚大师为教的精神》一文。法师在文中从教育、文化、组织、宣传等四个方面赞叹大师，法师也致力于弘扬人间佛教，跟随大师脚步继续实践人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

1. 人间佛教之教育

佛教是教育，这是法师对佛教的认识。法师提倡建立并参与教学的学校有：女子佛学院、文殊中学、佛学课程华文教师培训班、菩提学校与弥陀学校等僧俗教育。法师还常以弘法团的形式，远赴中、英及南洋诸国广宣法义，在新加坡国内，不仅在寺内、校内普及佛法，还进入监狱、医院等处为受苦众生，广撒甘露法雨。

^① 《即人成佛的释尊》《佛教与人生》《佛学与人生》《佛教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从宗教要素说到佛教》《从人间说到佛教》《佛教是信仰、理智、道德的宗教》等文章，均有“人间佛教思想”。

^② 《从佛陀建教说到兴教救国》，《隆根文集》第二册，第 85 页。

^③ 《即人成佛的释尊》，《隆根文集》第二册，第 27 页。

在教育的理解上，法师认为：

佛教即是一种教育，不过它的方法不与时代同，但教育目的，极其崇高，不只在求人生的资生事业的繁荣而已，还要迈向人间净土的建立，这是佛教不同一般教育的地方。^①

教育的目的就是弘法、就是建立人间净土；所以说，培养好僧才，才是储备教育资源的根本。法师在讲说著述中，常常关心时下佛教教育的状况；法师在《佛教教育问题的改进》一文中指出当今佛教教育的五个不足和六个建议。^②为普及佛教教育，法师建议开设周末佛学班、开设佛教奖学金。

2. 人间佛教之文化

法师在文化层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从早年校勘《太虚大师全书》开始，陆续为诸法师及各机构编撰文集，流通于世。如《演本法师遗著》、筹备成立太虚图书馆、编印《海潮音》、编辑《无尽灯》、撰文专刊《觉音》（佛学副刊一版）^③等。法师于双林寺闭关三年阅藏期间，还在抽空编辑写作，为佛教文化的普及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文化层面，最值得法师谈起的，当属书局。至法师从中国台湾抵达马来以来，看见法宝流通的状况，不容乐观，法师想一己之力，为本土众生提供一些接触佛法的便利条件。在1963年元月12日，法师与竺摩法师、广徐法师、清亮法等合股开设的佛学书局，从海外诸地迎请佛教法宝，流通于马

① 《教师节祝词》，《隆根文集》第六册，第173页。

② 五个不足：1. 师资的欠实与不调，2. 学级的含混与不明，3. 课程的紊乱与不准，4. 教学散漫欠专一，5. 各自为政欠连贯。

六个建议：1. 充实各地佛学院师资，倡办佛学师资训练班。2. 建立佛学新教育制度，划清现有佛学院的学级，以求教学次第有则，学制一贯。3. 编订各级佛学课本。4. 从事教学者，给予崇高的尊仰与优厚的待遇，使能专心一志的为育才而提供无上的服务。5. 各地佛学院，应本其同为佛教培育人才，而应有联系的关顾，互相帮助解决遭遇到的困难，促进佛教教育在互相合作中，有更大的进步与效果。6. 初中级佛学院，鼓励各地佛教寺庙或独办，或联合办；高级学院与最高级的研究院，应由各地佛教共同兴办，合力支持。

③ 分别在槟城的《星槟日报》《光华日报》和吉隆坡的《中国日报》出版。